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八

列傳二十一

藏書

新書

宗白字素臣大名人也年十一善屬文舉進士又舉拔萃科授
著作佐郎歷玉津蒲城衛南三縣令 太宗即位擢左拾遺知
兗州從征太原劉繼元降白獻平晉頌遂除中書舍人入翰林
為學士至道初為丞旨 真宗即位遷吏部侍郎白擬陸贄榜
子集以獻 真宗察其意希大用遂命知開封府以才不勝任
罷為集賢院學士請老以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尚書卒年七
十七贈左僕射謚曰文安白為文頗事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善
諧謔不拘小節典貢舉得蘇易簡王禹偁田錫李宗諤胡旦時
謂之得人至它所取有納賂者又高年不能決退多致譏誚殆
能贍濟親族而恤其孤幼是亦其所長也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也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徽之少好學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為善詩徽之遂與齊名遊學于廬山是時福建屬江南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耻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遂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右拾遺太祖為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其事及太祖受禮太宗見其書謂太祖曰此周室忠臣也乾德初出為天興令徙峨眉知全州累遷右補闕太宗即位遷侍御史拜右諫議大夫治許州入為史館修撰上疏曰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脩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論盛科選以寵材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獲迅遷明經業者罕聞殊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本今五經博士並闕其負非所以厚人倫獎儒學厲賢崇化繇內及外之道也臣愚謂宜下

明詔博求通經之士以分教胄子無使漢唐稱得人太宗嘉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之士也宜置之館殿遂判集賢院為張洎劉昌言所誣貶鎮安行軍司馬真宗為開封尹妙選僚屬召徽之為府判官兼左庶子真宗即位拜樞密直學士兼祕書監咸平初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徽之為之與夏侯嶠並命累官至兵部侍郎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徽之清素重名教尚風義常言溫仲舒輩以搏擊取貴位使後進趨競禮義寔薄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為文義之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太宗真宗嘗和其詩有集二十卷其後仁宗以徽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莊徽之無子一女適宋氏賢明知書有禮法外孫綬位至參知政事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

謂之韓徐仕吳為秘書郎又事南唐為知制誥與宋齊立不協
坐洩機事貶泰州司戶召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
征李景從饒州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
事其子煜為禮部侍郎通知中書省事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
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 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 京
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 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
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 太祖歎曰
忠臣也以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置學士院從征太原加
給事中出為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
氏不養母姑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鉉坐貶靜難行軍
司馬道安亦坐告姦不實抵罪鉉初至 京師見披毛褐者輒哂
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冷氣致腹而卒年七十六鉉恬淡無

矯偽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李穆常
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鍇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鍇仕江南為
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為士
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
至道二年復左散騎常侍無子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也舉進士第一時李昉知舉會貢士
訴昉取舍非公 太祖召準覆試復冠多士授校書郎直史館
太平興國中知制誥準美風儀善談論文詞清麗始盧多遜南
遷也李穆以同年坐黜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
有檢操常非多遜所為豈黨哉 太宗寤得復故官時論多之

雍熙四年以病免卒年五十二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也幼好學能為文章周時舉進士

為虞城簿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也不使佐外邑改為開封府曹參軍國初二人猶為相用為秘書郎直史館武成王廟配享議者以王僧辨不克令終非全德者詔張昭竇儀銓定功業無瑕者方得與享周翰論自樂毅以降配享廟貌苟欲指瑕誰當無累今一旦除去擯出祠庭臣竊惑之謂宜罷新議仍舊貫為便疏入不報遷左拾遺乾德中太祖大脩宮闕周翰為五鳳樓賦以進太祖嘗欲用為知制誥以語石守信守信因以語周翰周翰遽以表謝太祖怒遂不用出為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者奪二官復為左拾遺監綾錦院太祖將郊天周翰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稅賦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

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怒謂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至如是之酷邪左遷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摘博惟以飲戲為度於是治郡不進黜為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李昉為相以其名聞於太宗召為右補闕兼史館修撰尋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事因言自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脩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幾密亦令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備編錄仍令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真宗為皇太子知其

名及即位擢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從幸澶淵遷給事中罷為工部侍郎踰年卒三十八周翰性疎俊不急臨事過於嚴由是躡于時及掌書命周翰已老矣才思不如昔多不稱上意云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也父葆光寓潭州遂家于衡山昂少篤學有朱遵度者時謂之萬卷目昂曰小萬卷嘗遊廬陵有術者謂昂曰中原當有真主矣君仕當至四品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楊州昂謁令坤陳治亂方略令坤器之令攝永正縣有政績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歷宜城令知蓬州徙廣安軍既又為宰相薛居正所知與李昉薦引之遷殿中丞知泗州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知鄂州遷殿中侍御史為峽路轉運使除直秘閣知復州召還真宗即位遂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請老以工部侍郎致仕自宰相張齊賢而下

皆賦詩贈行而從臣出祖於東門之外第協仕為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其後亦告老而歸時人以比漢二疎陳堯咨知荆南表其所居東西致政坊昂所得奉以三之一買奇書於所居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自號曰退叟卒年八十三門人謚之曰正裕先生昂方正恬淡非公事不至兩府引年得禮士君子多之胡旦字周父渤海人也舉進士第一通判昇州代還遷左拾遺直史館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東轉運副使徙知海州盧多遜既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有逆遜投遠姦普屏外之語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乃上平燕八議起為右補闕終國史有翟馬周者旦與之善馬周上書排毀執政因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才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指旦所為太宗怒流馬周海島貶旦坊州團練副使徙絳

州淳化五年直集賢院復知制誥史館修撰旦與中官王繼恩
善事連宮禁貶安遠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移通州團練副
使又移滁州分司西京又以為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通判襄
州未幾喪明以秘書少監致仕居襄州遷秘書監卒年八十旦
雋辯彊敏少有大志退老漢上既喪明猶令人請經史憑几聽之
未嘗少輟嘗上所著漢春秋七十卷又著五代史略四十三卷
將帥要略五十三卷演聖同論七十三卷唐乘七十卷初琢大
硯方五六尺既而埋之且刻曰胡旦脩漢春秋硯旦以文章名
世然晚節黯貨干擾郡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也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悟豪勇
父顯德末為南縣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年十三亟取劍
逐之盜踰垣開揮劍斷其足二指及就學講說能究經旨舉進

士第自五代以來學者少尚義理有趙生者得韓文數十篇未
達乃携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為文之趣自是屬辭必法韓愈初
名肩愈蓋慕之也開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與交必時之豪俊
初為宋州司寇治獄稱職遷錄事參軍太宗征河東開從

駕督糧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州開至治所招誘
群盜以奉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
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推以赤
心夫豈不懷未半歲境內輯寧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雍熙
中生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
米信與契丹戰久不解遣使求和開謂信曰兵法無約而請和
謀也亟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二日復引兵來挑戰開因上書願
效死邊鄙遂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步騎數千

以滅胡 太宗方擇文臣有武略者用之即授開崇儀使知寧遠軍契丹貴將白萬德本真定人統緣邊七百餘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說萬德許以藩鎮俾挈幽州之衆內屬萬德喜請爲期約使未還徙知全州州之西有蠻溪洞粟氏久爲邊患朝廷設峽口香煙等七砦不能禦開至選勇辨吏往說之不踰月携老幼至州開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赴闕授州上佐邊患遂息 詔賜開緡錢三十萬會有黥卒訟非辜者坐削二官頃之上書自陳還舊秩知環州爲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悅附徙知邠州又知曹邢二州遷如京使上書言時政真宗嘉納之又徙代州葺城壘戰具諸將沮議因謂其從子浩曰吾觀胡星有光雲從北來殆寇將至今諸將見疾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忻州虜果犯塞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

四開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時范景好古學開與齊名謂之柳范開垂絕語門人張景曰吾十年著一書可行於世景爲名之曰默書辭義稍隱讀者難遽曉也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九

列傳二十一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也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甚延譽之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錫鯁正寡言恭敬好禮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 朝廷大體者四項歲 王師平太原未獲軍功迄今二載今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則駕馭戎臣莫此爲重此要機之一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謂周公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蓋往朝之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 陛下務脩德以愛民無鈍兵以挫銳

又何必以蕞爾蠻夷取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
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豈 聖朝之
美事乎又御史不聞彈奏中書舍人不聞訪以政事集賢院雖
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 陛下擇
才任之各司其局苟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今
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
闕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尚書無聽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度邪臣願 陛下別脩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
令枷杻有短長鉗鑲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
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于背遂減徒刑
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法之所無悉宜去之此大體之四也

太宗褒其言因賜錢五十萬時宰相令有司受群臣章疏必先
白而後敢進錫上書以爲失至公之體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
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
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
動爲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
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伏望 陛下申飭將帥勿尚小
功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邊儲苟待其亂而取
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臣
願 陛下考古道恢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
事戒輕發理貴深謀若夫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臣請爲 陛
下陳之 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
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

求至理也漢武帝唐太宗皆徇無厭之求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之地得之何所用邪夷狄遺種殺之更生矣是勞而無功也臣又聞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益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勇烈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勸而懲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懲而勸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感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幽燕以來兵連未解則財用不得不耗臣下不得不憂願 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

太宗嘉之徙知相州移睦州遂知制誥錫好直言 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進曰 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 太宗悅愈重之端拱三年歲旱錫上疏曰今歲早曠之沴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所以成此咎證也伏望 陛下引咎責躬以答天戒進德覃慶以安民心蠲免征徭搜察淹滯振廩通貨以救餓殍加估收儲以備闕乏弭災求理正在此時若早冷不已臣恐盜聚綠林狄乘饑蹙則 朝廷之憂非淺也錫疏有調燮倒置之語為宰相不悅罷知陳州坐稽留獄訟責海州團練副使徙覃州召還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加直集賢院至道中復知制誥上疏言諸州奉河西力役生民重困出知秦州慧見上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咸平三年召對言事錫嘗奏曰 陛下治天下以何

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以經史子集爲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取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御坐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不忘矣真宗詔史館借以群書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謂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萬機之暇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可以銘於坐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俾功業可與堯舜等

而生靈亦使濟仁壽之域臣區區之忠不勝大願御屏風序曰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戒乃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云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孟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軒帝輿几皆有銘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尸席必有戒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尸之銘曰名難得而易失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誦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獻憲宗采漢史三國以來經濟要事撰書十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之屏風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摭一卷輒用進獻可書於屏寘之御坐之右焉詔褒之錫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悉條奏其事真宗以爲得

爭臣之體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連上八
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
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之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
急取焚之 真宗每見錫容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卒年
六十四 真宗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特贈工部侍
郎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也家世爲農九歲能爲歌詩舉士
安見而異之勉以勤業及長善屬文舉進士爲武成簿知長洲
縣端拱初 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獻端拱箴
時契丹未寧 太宗訪群臣以邊事禹偁上禦戎十策以爲外
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其勢以重將權罷小臣伺邏
邊事行間謀以離其心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

詔感勵邊人取幽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
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
戒無益禁游墮以厚民力惟 陛下財幸 太宗嘉之尤爲趙

普所器二年親試貢士 詔使作歌援筆立就 太宗謂侍臣

曰此歌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冬旱禹偁上疏
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
祿五分之一饑則奉無祿廩而已今旱雲不需宿麥未茁既無
九年之蓄可憂百姓之饑 陛下降詔書直云君臣之間政教
有關自 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
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
奉最薄亦願少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省歲市之物內則罷
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臧盜者

釋之然後戒州縣官吏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其餘
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
召和氣惟 陛下行之 太宗幸瓊林苑召至 御榻前顧問
語宰相曰禹脩文章獨步當世其寵獎如此因抗疏為徐鉉雪
誣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召還拜左正言 太宗曰禹脩文
章俊麗無能及者但性剛不能容物爾哉直昭文館時 太宗
命將討李繼遷禹脩屢陳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
用計而取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
臣愚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昔劉
知俊兄弟以同州叛附于岐梁太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
萬緡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五千緡與刺史一月之間先擒其
弟今但信賞必行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求外任得知單州

至郡十五日而召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孝
章皇后崩梓宮遷于燕園長公主第禹脩爭之曰 皇后嘗母
儀天下當遵用舊典罷知滁州禹脩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
匹為潤筆禹脩却之及出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脩禹脩愛其
儒雅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
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 真宗即位 詔群臣
論事禹脩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
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已而為人也二
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
賦足兵威強由所蓄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
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負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
入官不濫 先朝登第僅萬人宜糾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

部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
疲民無耗罷度人脩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
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臣知進而無疑姦愷傾巧之
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
人款附卒如禹脩策修 太祖實錄禹脩直書其事執政以禹
脩為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其一死而食其半又
群雞夜鳴經月不止禹脩上疏引洪範傳申戒且自劾 真宗
遣使乘駟問勞醮禳之詢日官則云守臣當其咎 真宗亟命
移知蘄州禹脩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
書正期身後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脩辭章敏贍喜談
世事臧否人物以正自持故屢擯斥所與游必儒雅薦寵後進
如孫何丁謂遂皆名重一時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議十卷後集

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方禹脩在翰林也嘉祐為館職寇
準知之準使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嘉祐
曰人皆言丈人旦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
之丈人不若不為相之為善也若相則譽望損矣準曰何故嘉
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
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
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謂
譽望之損焉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而嘉言亦以進士第為江都
簿 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脩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稱薦嘉言即召對擢大理評事仁宗時嘗為殿中侍御史其曾
孫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籍云

臣稱曰錫禹仿真天下正直之士哉其事君必盡言無隱以謹其微以防其漸由是二宗有聽言之美二臣有敢言之效而治道隆矣古之所謂主聖臣直君明臣忠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

列傳二十三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也父炳仕至侍御史沆好學沉厚寡言器度宏遠炳嘗謂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轉著作佐郎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曰李沆宋寔皆佳士也並除右補闕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淳化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罷歸故官

真宗為皇太子以沆為賓客待以師傅禮真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寇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李繼遷久以西鄙叛遂有圖取朔方之意時朝廷困於飛輓朔方危蹙左右大臣及中外之議咸以為靈州逼必爭之

地不可失 真宗以問沆沆曰靈州必非 朝廷有也臣請發
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
之民可息肩矣未幾靈州陷 真宗益信重之 真宗嘗問沆
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
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非讒即佞臣嘗惡之 真宗遣使
持手札問沆欲以後宮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自引燭藝之附
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真宗又問沆治道所先
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 真宗問其人沆
曰如梅詢曾致堯革是矣 真宗深以為然故終 真宗之世
數人者皆不進用所用皆得厚重之士由沆之力也沆嘗言吾
在 朝廷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用此以報
國在相位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為細事

不足煩 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
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吾老不見矣此
君異日之憂也景德元年薨于位年五十八 真宗對侍臣曰
沆忠亮淳厚終始如一言之泣涕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靖乾
興元年配享 真宗廟廷沆內行修謹識大體不求聲譽所居
湫隘處之晏然沆既薨其後 真宗朝 陵展禮封山行慶
鉅典盛儀無所不舉旦為相每思沆之言歎曰李文靖聖人也
故當時謂沆為聖相云弟維

維字仲方舉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召試中書除直集賢
院兄沆為宰相與維友愛暇日相與笑言而未嘗及世務然維
終欲避權勢出知歙州沆薨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以疾出知
許州復入翰林為承旨修 真宗實錄累遷刑部尚書換相州

觀察使知亳州徙河陽又知陳州卒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御
修冊府元龜至老手不釋卷性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善談論工
詩者酒常曰人生詩酒足復何營哉既卒家無餘財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父祐有傳旦少好學祐器之嘗手植
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為三公者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臨
江縣再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才旦亦獻其所為
文章得直史館拜右正言知制誥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以壻避
嫌改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 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錢若水名能知人嘗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
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旦可大用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
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真宗幸澶州

雍王元份留守

京師得暴疾命旦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三

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
天書降為天書儀仗使東封泰山 西祀汾陰俱為大禮使累

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聖祖降為玉清奉聖像大禮使

真宗以兗州壽丘為聖祖降生之地建景靈宮以旦為朝修使
宮成冊拜司空進司徒遷太保方是時契丹既已請盟趙德明
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三邊兵罷不用天下無事旦以謂
宋興三世 祖宗之法具在其為相務行故事進退能否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
旦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旦所言不決旦在相位久外無夷狄
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稱為賢
相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眾以

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告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旦所薦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趙德明言民餓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旦旦請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執政有裋死蝗以進者云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官者劉成規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

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於上者旦輒引咎未嘗自辨人有過失雖

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旦曰臣已焚

之矣於是獲免者衆旦在政府十八年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拜旦旦言
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引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
兩府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爲名臣旦慶以疾請真宗
不得已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參決以
疾懇辭冊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初旦以宰相兼領至是罷政
仍領使宮觀專置使始于旦自旦病使者存問日嘗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薨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曰
文正乾興元年配享真宗廟廷旦事寡嫂謹兄弟友愛尤篤
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
士旦曰吾嘗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
未官云子雍冲素雍官至司封郎中冲至左贊善大夫

素字仲儀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御史中丞孔道輔薦其材
拜侍御史道輔貶素亦出知鄂州徙宣州召還知諫院時以皇
子生議大赦及恩賜者素上疏言方元昊叛契丹多所要求縣
官財用大屈謂宜惜費以紓民力且將士以久勞待恩賜而臣
下乃坐享無勞之奉皆非所以爲國計也議遂寢仁宗嘗召
諫官歐陽修及素等四人嘉其論事無所避悉賜章服擢天章
閣待制淮南都轉運使徙知渭州宣撫使范仲淹劾轉運使劉
京市木擾民事連素降知華州又落職知汝州久之復天章閣
待制知渭州除龍圖閣直學士蔣偕知原州說范仲淹築堡大
蟲蟻堡未備而爲明珠滅賊伺間邀擊之偕遁歸伏庭下請死
素貫其罪令復往立功以自贖總管狄青曰偕輕而無謀不可
遣素曰偕死則君往青不敢復言偕卒能致其酋長全所築堡

而還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 仁宗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 陛下命相臣何敢言 仁宗曰姑言之素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仁宗憮然有間曰如此則富弼耳素再拜曰 陛下得人矣求補外除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復知開封為群牧使出知許州夏人寇靜邊砦圍童家堡改端明殿學士再知渭州 英宗勞遣之比素至則虜圍已解改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移青州觀察使復為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知太原府又知汝州以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致仕 本朝故事宰執侍從引年告謝必優遷品秩或為東宮師傅未有帶職者帶職致仕自素始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素為吏敢擊斷時稱其材晚節官顯意不在事諸子中鞏知名鞏字定國從蘇軾問學能為文章

為秘書省正字嘗坐軾累貶賓州元祐中用軾薦除太常博士其後坐元祐黨貶官云

質字子野旦猶子也始以陰補太常寺太祝獻所為文召試除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得盜銷鑄者百餘人以說質質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鈎之質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乎為開封府推官出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質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貶監靈仙宮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知荆南府為政有惠愛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

方治黨人甚急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誚質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自陷朋黨質曰昔徐晦不負楊臨賀今質願附范饒州若得為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媿服明年出知陝州卒年四十五

臣稱曰李沆王旦相繼相 章聖 君臣俱欲無為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下則水土平草木茂外則邊鄙不聳內則比屋可封真得宰相之職矣而沆猶曰奏水旱盜賊之事以防 人主侈心其先識遠慮蓋如此以旦之賢諫行言聽而於此有媿於沆焉此春秋之法所以責備於賢者也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一
列傳二十四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也父瑀惟一子教督甚嚴嘗謂其妻曰大吾門者此子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吉州代還遷著作郎為戶部推官出為淮南轉運使入為戶部推官知制誥以親累出知廣州就除廣南轉運使 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語宰相曰此二臣者名臣也朕將用之矣與詠並為樞密直學士 太宗欲大用之當路者有言皇甫侃監無為軍摧務以賄敗嘗求敏中從未減下御史臺捕侃 詰之曰有書敏中不啟封還之書今痊臨江軍傳舍遣人索之果得書緘封如故 太宗驚異遂決意大用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咸平元年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被疾

命兼知樞密院事 真宗命重臣撫邊以敏中為河北河西安撫大使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典其第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已

真宗以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娶既而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乃罷相知永興軍景德元年李繼遷死其子德明將議納款就命敏中為鄜延路安撫使徙京兆

真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便宜從事敏中得詔不泄邊境以安於是 真宗有復用之意二年徙知延州知河南府 東封

西祀皆以敏中留守京師遷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大中祥符五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天禧元年加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遷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敏中沉毅開濟識大體深為人主所知

及除僕射 真宗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真宗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敏中諸子不使當事任雖處大事若已不與避遠 執謹於薦拔大任幾三十年時論目為重德

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簡子傅正國子博士傅式龍圖閣直學士傅亮駕部員外郎傅範密州觀察使謚曰惠節傅亮子經官至定國軍留後謚曰康懿經女即 欽聖憲

肅皇后也敏中累贈燕王傅亮周王經吳王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也後居鄭州舉進士為濟州團練推官稍遷殿中丞監察御史遷左拾遺為冀王府記室參軍擢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出知潁州 真宗為開封尹以士安為判官 東宮建兼右庶子 真宗即位即令士安攝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復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出知潞州

召還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景德初李沆薨中書闕宰相
乃拜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 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
士安曰寇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朝臣罕出其右如準者 陛
下所宜用也 真宗亦欲相準藉士安宿德以鎮之不閱月與
準並相士安拜中書門下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契丹入塞初
王繼忠戰沒虜中至是爲虜人奏請議和士安力贊 真宗當羈
縻不絕漸許其成時已 詔巡幸而大臣有請幸金陵成都者
士安與寇準力陳其故堅定前計 真宗乃幸澶州及契丹請
和遣曹利用使于兵間議和事歲遺虜銀絹三十萬是時朝論
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衆未爲
然也然自景德以來百有餘年自古和好所未嘗有議者以士
安之言爲得焉二年薨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簡士安端重有

識度善談論所至以公正稱于世長官至衛尉卿孫從古
尚書駕部郎中曾孫四人仲偃字希言仕爲郡守仲衍字夷
仲元豐中爲中書舍人仲游字公叔元祐中召天下文學之士
十三人策試翰林學士蘇軾以仲游爲第一除集賢校理嘗爲
部使者入元祐籍後任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致仕有
文集行于世仲愈字將叔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
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於是 徽宗曰畢仲衍被遇 先帝
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以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少力學有器識舉進士爲巴東令
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
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在巴東五年不得代又宰成安賦役
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民無違者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左

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會 詔百官言邊事極陳利害
太宗深器之擢樞密直學士淳化二年大旱 太宗延近臣問
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
所不平尔 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
願召二府至前臣即言之有 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有二臣
者犯法一死一不問而不問者乃參知政事王沔之弟也非不
平而何 太宗於是切責沔而知準可用是歲拜左諫議大夫
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與張遜不協罷知青州 太宗對
左右數語及準有間言至終不能移 上意也五年召爲參知
政事因奏對切直 太宗怒起準輒挽 上衣留以俟處決
太宗歎曰真宰相才也又嘗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
得魏鄭公也加給事中始自青州召還也 太宗謂之曰卿何

來緩耶準曰非召不得至 太宗曰朕子孰可付神器準曰
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不可也謀及中官不可也謀及
近臣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太宗屏左右謂曰襄
王可乎準曰非臣所知也 太宗遂以 襄王爲開封尹改封
壽王於是立爲 皇太子人望翕然 太宗曰天下心屬太子
將置我何地準曰願得所付天下之福也 太宗祠 南郊中
外官皆進秩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
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
列銜皆如舊曰不易準怒特 詔拯無得亂朝制拯因上疏陳準
擅權又條嶺南官除拜不平數事準入對自辨 太宗曰若廷
辨是非失執政體力爭不已 太宗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
人乎明日準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 上前 太宗滋不悅遂

罷知鄧州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又徙鳳翔府轉刑部侍郎知
開封府遷兵部侍郎爲三司使景德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是歲契丹入寇直抵澶魏 真宗召群臣問
禦戎策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僉書樞密院事
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 真宗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側準
心知二人所爲陽若不知曰誰爲 陛下畫此二策者罪可斬
也今虜勢憑陵 陛下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 社稷柰
何欲委棄 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勢 鑿輿回軫一
步萬衆雲散楚蜀可得至邪準乃叱欽若等曰 天子神武
而將臣協和若 車駕親征賊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
堅守以老其衆使勞逸之勢我得勝筭因請澶州并陳河北用
兵之略甚備 真宗遂幸澶州至南城皆言虜兵方盛願駐蹕

以觀兵勢準固請曰 陛下不過河人心益危虜氣未懾非所
以取威決勝之勢河北將士旦夕望 陛下至士氣百倍何疑
而不進哉 真宗即日渡河軍威大震御城門觀視營壁撫勞
部伍軍民驩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
弩伏發射殺其貴將撻覽契丹惧因密奉書請盟河北遂罷兵
準在位喜用寒進每御史缺嘗取敢言之士用之同列頗不悅它
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用例
非所謂進賢退不肖因却而不視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
年以刑部尚書罷知陝州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入判尚書都省
真宗幸亳州以準留守京師大中祥符七年拜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八年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踰月判河南府徙判
永興軍天熙元年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三年復拜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右僕射初
劉后之立也準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爲出於側微不可 后
銜之及 真宗不豫 后參與朝政準請問曰 太子睿德天
縱足以任天下之事 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玉
謀引登大明敷照重宵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
氣皆不可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羽翼 太子 真宗然之準
乃屬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進億以代謂億
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
人車詣曹利用第謀其事遂密以聞明日罷準爲太子太傅封
萊國公踰月楊宗勳等告內侍周懷政謀廢 皇后奉 真宗
爲太上皇而傳位 太子復用準爲相懷政既事泄被誅又降
準爲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丁謂遣中使齎 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準方
與群臣宴驛吏言狀群官皆竦懼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
來之故不答上下益惧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 朝廷若賜
準死願見 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 敕授準準拜于庭升階
復宴人服其量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至海
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人生
得喪豈偶然耶初丁謂爲參知政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
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君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
謂甚愧恨及南遷天下莫不寃之初過零陵行囊爲溪寇所掠
其酋長聞而趣還之準剛正篤於自信不能與世俯仰故人多
惡之踰年徙衡州司馬丁謂亦以罪貶道 雷州欲見準準拒
絕之 太宗嘗得通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

自洛中至數日具朝服被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年六十三 詔許歸葬西京過公安民擁道設祭立竹焚幣月餘枯竹皆自生民嗟嘆即生竹地立祠歲時享之謂其竹曰寇公竹歲久成林人不忍伐 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贈中書令萊國公謚曰忠愍無子以從子隨為後隨終于殿中丞

臣稱曰自古功名之機惟斷乃成者斯難哉方契丹舉國入寇準排群議決親征之策一戰而勝遂與之和功名之機準誠得之矣及 章聖寢疾政出帷幄而準忘身徇國為社稷計乃以漏言貶死哀哉韓子有言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其準之謂邪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二
列傳二十五

高瓊家世燕人也父乾徙居亳州之蒙城瓊少時在外寢一夕父往視之若見有金甲而侍其側者父異之及長以材勇事太宗于潛邸即位以為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征幽薊 太宗倍道還 京師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帥所部見行在 太宗大悅累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使移鎮保大 真宗即位改鎮彰信咸平初契丹犯塞瓊將并代之師與石保吉會鎮定既而傳潛以逗留得罪以瓊代將其兵兵罷復還治所三年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諸將臨敵退斂 真宗已貸其罪議者以為敗軍之將當誅 真宗以問瓊瓊對曰罪誠當誅然 陛下

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初契丹入寇大臣有欲避狄江南西蜀者寇準不可諸將中獨瓊與準意同準既力爭之真宗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準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準十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真宗乃大驚始決北征之策真宗既親征時前軍已與契丹戰或有勸真宗南還者瓊因言契丹師衆已老陛下宜親臨觀兵督其成功真宗嘉其言即幸澶州南城瓊固請度河真宗從之至浮橋駐輦未進瓊乃執糲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真宗乃命進輦既至登北門城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執百倍會契丹大將撻覽中弩死契丹遂退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

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退爲本班刺員瓊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以疾求解兵柄授忠武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侍中謚曰武烈瓊曉軍政善訓諸子使讀書率能自立於時子繼勳繼忠繼和繼宣繼隆繼元繼宣官至防禦使繼忠至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

繼勳字紹先初補殿直太宗見而竒之擢寄班祇候咸平初監兵益州王均反繼勳引兵與賊黨戰轉鬪至嘉州界敗之復還力攻益州城而王均夜潰以功遷宗義使徙綿漢劍門都巡檢又轉陝西鈐轄還朝陳用兵方略真宗嘉之除宮苑使并代州鈐轄徙竒嵐軍虜入寇繼勳謂軍使賈宗曰虜雖衆而不成列是無主帥也急擊之因設伏要害與接戰寒光嶺伏發斬獲甚衆遷弓箭庫使累遷東上閣門使以隴州團練使知雄州

拜威武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順又徙昭信景祐二年以年高進見節其拜許其子扶掖未幾辭管軍遂改鎮天雄知滑州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穆武繼勳謙謹有機畧善撫士卒戰常有功第三子遵甫終西作坊使女即 宣仁聖烈皇后也瓊累贈魏王繼勳楚王遵甫魯王

遵裕字公綽繼宣子以父任爲三班借職稍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洎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引去會 英宗崩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上言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輦耳遵裕曰扶傷而遁者非若主邪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敝邑雖小控弦數十萬亦能躬執橐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之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 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

神諤取綏州帥怒其擅興欲正軍法諤稱得密旨於遵裕諤被罪遵裕亦降爲乾州兵馬監押熙寧初王韶議將復洮隴命遵裕從行遂副韶帥秦鳳韶帥熙河徙遵裕爲總管六年從韶取岷州以功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州坐事罷知穎州起帥環慶又坐奏報不實降西上閣門使知淮陽軍起知代州尋以團練使知慶州 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國涇原兵聽遵裕節制師度旱海距靈州百里次南平灤虜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涇原帥圍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必下遵裕沮之圍城久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爲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虜騎少却涇原帥殿爲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鄜州團練副使安置後復右屯衛將軍卒年六十四紹聖中追贈奉國軍留後

臣稱曰高瓊與寇準協謀勸 真宗親征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自是和好益固人物歲滋北邊無犬吠之警者百有餘年盛德之報慶流後裔篤生聖后為女中舜堯天寶興之也

傅潛冀州衡水人也 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及即位為東西

班指揮使從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有功累遷至雲州防禦使雍熙三年命曹彬北征以潛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都指揮使與契丹戰敗于拒馬河責右領軍衛大將軍起為內外馬步軍遷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拱初拜昭化軍節度使徙鎮武成 真宗即位改鎮忠武

契丹入寇以潛將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之兵潛畏懦擁步騎八萬閉門自守未嘗出戰將校皆蓄銳爭奮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遂攻威虜略寧邊軍及祈趙游騎出邢洛鎮定

路不通者踰月 朝廷遣使督其出師諸將亦屢促之不聽諸將憤怒因詬潛曰公怯乃不如一嫗耳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潛笑曰賊勢如此使吾與之角適挫吾銳耳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諸將于高陽關逆擊之許出兵為援諸將與虜血戰而潛竟不至康保裔遂陷于陳 真宗將親征又命石保吉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潛逗留不發以致虜騎犯德棣度河劫人民焚廬舍 真宗駐大名而邊捷未至聞驍將石普楊延昭等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而不聞 真宗大怒命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議法當斬 真宗貸之削奪官爵長流房州張昭允亦貶道州會赦徙汝州復團練使改左千戶衛將軍分司西京遷左監門衛大將軍久之判左金吾仗卒年七十九

王超趙州人也弱冠長七尺餘 太宗爲開封尹召隸麾下及即位以隸御龍直累立戰功遂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改鎮天平咸平二年 真宗大閱禁兵二十萬于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 真宗御戎幄觀之顧謂超曰士衆嚴整戎行訓練惟汝之功契丹入寇 真宗親征以超爲先鋒都點檢傳潛逗撓命超代將鎮州行營之師又帥鎮定高陽三路與契丹戰于遂城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俘馘二萬計李繼遷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徙帥永興軍宰相言超有將帥材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尋又加鎮定高陽關三路屯定州六年契丹入寇繼忠與戰于望都而超不赴援繼忠遂陷于契丹景德初 真宗駐蹕澶淵命超赴援超又緩行契丹遂深入會契丹通好 真宗罷超三路帥以爲崇信軍節度使知河

陽徙鎮安遠知潞州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年六十二贈侍中超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因休沐過營壘軍校不將迎瓊命捶之超曰若按習可懲其不肅人稱其怒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鬪有子德用 仁宗朝樞密使同平章事自有傳

王繼忠開封人也父爲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 真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初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出戰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契丹識之轉鬪累日援兵不至遂陷于契丹 朝廷謂其死矣贈大同軍節度使景德初契丹令繼忠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繼忠有力焉自是 朝廷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請召還 真宗以誓好既定賜 詔諭之契丹主待之甚厚更其姓名曰耶律顯

忠又改名宗信封為吳王後不知其所終

葛霸真定人也始事 太宗于潛邸以雄勇知名 太宗即位補殿前指揮使三遷散員都虞候雍熙中北伐契丹諸將失利以霸為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與虜戰于唐河敗走之召為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為博州團練使累擢澶州觀察使殿前都虞候拜保順節度使出帥鎮州徙天雄軍 真宗幸大名以霸領具鎮高陽關前軍就遷副都指揮使改邠寧涇原環慶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感德契丹犯邊 真宗議親征以霸副李繼隆為排陳使駐澶州明年召還霸以老請解軍職授昭德軍節度使出帥并代徙知耀州卒年七十五贈太尉霸為人鄙吝然以謹直保位云子懷敏懷敏始以父蔭授西頭供奉官懷敏通時事善希合故多薦

其才者嘗為益州路提點刑獄知隰莫保雄滄滁六州陝西用兵為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副使擢眉州防禦使知涇州遷延廊路副都總管改涇原兼經略安撫使元昊寇鎮戎軍賊引兵偽遁懷敏遂率諸將趣定川環慶路都監劉質以蕃兵五千與賊戰不勝而潰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蹂踐死輿至雍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直抵渭州初懷敏之除廊延也范仲淹言其怯懦不知兵遂徙涇原卒敗事奏至贈鎮西軍節度使諡曰忠隱 馮守信字中孚滑州白馬人也太平興國初應募軍籍從征太原先登斬獲甚衆至 真宗時以軍功遷至天武都虞候從幸大名遷御龍直都虞候久從 真宗北巡次衛南頓 真

宗問曰契丹入寇汝輩何以展效守信曰臣等備宿衛嘗願必
死今乃上勞 大駕親征將帥之過也 真宗嘉其忠授天武
軍都指揮使累遷萊州團練使守信雖起行伍然本田家子頗
知民間疾苦為政無害徙滄州未幾選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英州防禦使出知定州徙高陽關知瀛州河決滑州城西即
命守信領州事就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領威虜軍
節度使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勤威

石普其先幽州人也自言唐河中節度使雄之後自其曾祖徙
居太原父通給事 太宗于晉邸普方十歲亦留邸中補寄

班祗候以督捕盜賊功轉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之亂為西
川行營先鋒與馬知節等合擊之順誅遷西京左藏庫使賊黨
王鸛鷁復寇邛蜀又為西川捉賊使因馳驛陳蜀亂之因由賦

歛急迫使農民失業不能自存而遂為盜請一切蠲其租賦

太宗許之民用感悅賊平及王均據益州叛又以普為招安使

雷有終攻城均走普追斬于富順監以功拜冀州團練使明年

契丹入寇普為先鋒殺虜騎于炎涼城又敗之于長城徙帥定

州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又徙永興軍 真宗以普性剛愎與眾

不和乃徙莫州普言軍中號令遣人馳告虜為姦詐所誤 真宗為

製傳令牌又獻御戎圖掘塹設窰以陷胡馬轉冀州防禦使

真宗幸澶淵是時王繼忠為契丹請和以書遺普且置密表以

請事平普亦有力焉遷容州觀察使再遷保平軍留後遂拜河

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 真宗方崇符瑞之事普請罷

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意大中祥符

中普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泰州來言甬廝囉欲

讎殺邊臣請以臣所獻地圖當決必勝 真宗怒付御史劾之法
當死 詔貶賀州改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後稍復右武大將軍
卒年七十五普有膽略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嘗
少衄通兵書及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 太宗嘗令善工
製金帶普帶御器械輒面求賜 太宗解以賜之後雖謫
廢當 太宗忌日必舉族詣佛寺齋薦歲以為常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二
列傳二十六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也少給事

太宗於潛邸

太宗即位補

殿直累遷東上閤門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

太宗以其

寡學問也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可以免於面牆矣淳化二

年罷為崇信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徙延州咸平初改鎮橫海知

鎮州二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將

定州行營及鎮定高陽關三路之師大破契丹于威虜軍斬首

二萬級徙鎮河陽三城知永興軍以疾還京師卒年七十六贈

中書令謚曰忠肅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也少為刀筆吏事趙普甚謹普復相以補中

書直省官 真宗在藩邸為前導及即位擢引進使未幾

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景德中拜樞密使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謚曰恭懿

周瑩瀛州景城人也父景左領軍衛上將軍少給事 晉王于

潛邸 晉王即位是謂 太宗補殿直累擢客省使僉書樞密

院宣徽院諸房公事與內臣劉承珪對掌其任咸平初拜宣徽

北院使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與承珪同罷諸房是後不復置

云五年除永清軍節度使帥天雄從 車駕北巡 真宗以瑩

不事事徙知澶州改鎮天平明年知定州徙澶州以疾還京師

卒年六十六贈侍中瑩在右府無他謀畧及蒞軍旅畏懦自全

所歷藩鎮率無善狀謚曰忠穆議者以為美改謚曰元惠

馬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也父全又江州防禦使全又從

太祖定天下有戰功知節幼孤 太宗召見授供奉官賜令

名年十八監彭州兵以嚴見憚如老將又監潭州兵何承矩為

守頗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故折節讀書雍熙間護博州兵契

丹入寇 王師敗于君子館知節全城繕甲儲積芻粟僚吏不

悅其生事也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衆始歎服知定遠軍

時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道

其事知節曰此軍戍少而積粟多簸其腐當得什之六七知古

從之果獲粟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卒有盜婦

人首飾者護軍止笞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虜卒能外寇此而可

恕何以肅下即斬之知深慶二州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李順

之亂與王繼恩同討賊繼恩惡知節抗直不附已遣守彭州付

以羸兵三百蹂賊賊十萬衆攻城知節曰死賊手非壯士也力

戰適有兵至者賊遂潰 太宗聞而嘆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

當也為益漢九州都巡檢使兼益州鈐轄遷內苑使帳下卒劉
盱脅牙兵為亂攻破州縣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戰盱走
邛州知節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
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
與賊遇殺盱等無噍類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
首支屬二十餘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耳豈不懷歸悉釋
之羌懷其德訖終更不敢犯塞遷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本路
轉運使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
知節請以省校代鄉戶運舟而課其漕事自是蜀人免破產之
患徙知延州戎寇至方上元遂張燈啟關宴樂累夕虜不測因
引去知鎮州詔發澶魏六州糧輸定武時方內寇知節曰糧之
來資寇也止令於舟車所至收之虜無所得而遁知節所至皆以威

愛臨下而事無不濟徙知定州拜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擢
拜僉書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
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以為戒進
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為樞密使知節薄其為人遇
事敢言不少自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欽若寵顧方深
知節愈不為之下大中祥符七年出為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天禧
初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
軍留後知貝州既而真宗聞其癯瘁止命歸鎮而上黨大名
之民爭來迎之卒年六十三贈侍中謚曰正惠知節慷慨以武
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者必一時豪傑遇事
蹇蹇未嘗有所顧憚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云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也擢進士甲科是歲初置司理參軍即以嗣宗

為泰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嘗以公事忤冲意冲怒械繫之又
教郡民之無賴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按劾具
得訟者之妄嗣宗乃得釋太宗時通判睦州徙汀州太宗遣武德
軍卒察遠方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
下賢俊而猥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為陛下不取太宗大怒
以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入為三司開
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改左司諫入為度支判官出
知興元府京西轉運使移河北至道初又移河東徙知耀州又知
同州徙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
有疾不服藥而祀之嗣宗撤其廟自是民風稍變咸平中以右諫議大夫充
鹽鐵使出知并州州境有卧龍廟每窮冬闔境致祭風雪中老幼踣
於路嗣宗亟毀之召拜御史中丞嗣宗力詆大臣常厚結王旦之弟

以求知於旦旦不答故嗣宗數於上前毀旦真宗亦優容
之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屢造放不
為放所禮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
乎嗣宗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取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憾其
言及至京兆又間乘醉慢罵嗣宗因其弟姝強市田產與訟遣
人詰責放條上其不法事詔問狀因賜放第於嵩山令避嗣
宗焉改知邠州有靈應公廟傍有群狐居之巫祝假之以惑民
多歷年所民信重之前後長吏皆先謁廟乃敢視事嗣宗毀
其廟熏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召拜樞密
副使求罷除大同軍節度使知許州移河南改感德靜難二鎮
再知許州平時忿宋白郭贇邢昺七十不請老屢以為言及其
晚年疾甚一上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寇準為相惡之即以為左屯

衛上將軍致仕頗悒悒不自釋卒年七十八贈侍中蓋曰景莊

雷有終同州郃陽人德驤子也德驤太祖時為殿中侍御史

判大理寺傾陷趙普貶靈武者德驤長子有隣搗鼓訟堂吏過

普因是罷相德驤遂復秘書丞判御史臺三院事以有隣為秘

書省正字有隣尋卒德驤太平興國初為御史知雜出為陝西

河北淮南轉運使積遷諫議大夫入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

郎趙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德驤聞之手不覺墜笏上疏乞歸

田里太宗慰勉之曰朕終保卿聽罷考課其後有隣子坐內

亂得罪德驤貶感德軍司馬以卒有終以父任為萊蕪尉發知

監劉琪姦賊而代其任太宗雅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德驤

任陝西轉運使奏為解州通判遂知州事徙密州為淮南轉

運副使王師北征命為蔚州路隨軍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戶

部度支副使出知昇州又知廣州以女弟婚衛灌訟其家法不

謹坐貶衡州團練副使起為鹽鐵度支副使領江南兩浙荆湖

福建廣東路茶鹽制置使使還知大名府徙江陵李順之亂為

荆湖夔峽路轉運使知兵馬事至廣安軍夜遇賊眾有終引奇

兵從後擊之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

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備初夕間道而去賊果圍寺牆壞

止得擊析者賊平移知許州改并州加工部侍郎代還授戶部

使王均亂除廬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既

至而均遁石普襲至富順監獲之賊平以有終為保信軍留後

代還知永興軍徙秦州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

聲甚震既而契丹修好命還屯所就并州召拜宣徽北院使

卒年五十九有終險側喜攻人過有吏幹善撫士卒既卒贈侍

中

簡夫字大簡有隣孫也隱居終南山用杜衍薦為校書郎秦州觀察推官通判儀州歷知坊閬雅三州秩滿會五谿蠻彭仕義擾邊詔遣簡夫乘駟以往簡夫進築城堡以據其險聞出兵擾之仕義怒遂降入為鹽鐵判官出知虢州改同州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年六十四簡夫在雅州眉山蘇洵往見之簡夫謂曰子王佐才也薦之于張方平韓琦歐陽修三人者延譽如不及洵名振京師蓋自簡夫始云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四

列傳二十七

陳堯叟字唐夫閬州閬中人也父省華終左諫議大夫堯叟舉進士第一為光祿寺丞直史館遷秘書丞久之為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自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為利代還為度支判官遷樞密直學士咸平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以堯叟僉書樞密院事遷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兼群牧使堯叟究心群牧馬政多立條約公私便之從祀東封加尚書左丞祀汾陰加戶部尚書與欽若並同平章事為樞密使

與欽若同罷明年復與欽若為樞密使以疾出為右僕射知河陽疾甚求還京師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曰文忠堯叟有材用多智術久典機密軍馬之籍皆記之母馮氏性嚴毅堯叟事親孝謹未嘗忤其意焉弟堯佐堯咨

堯佐字希元舉進士累遷太常丞加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潮之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堯佐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魚遂息又修孔子廟作韓公祠潮人始知為學於是大臣薦其文學得直史館嘗為兩浙轉運使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噬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堯佐議實新土以易之或言其不可而丁謂執政遂徙堯佐京西又徙河北又徙河東其後隄久不成遂用新土河決滑州捲掃不能定堯佐乃鑿木如編齒置於湍流隨分而下謂

之木龍遂殺水勢而隄乃成又護以長隄郡人謂之陳公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起知渭州徙京西轉運使入為三司副使拜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開封府堯佐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而

京師治拜翰林學士天聖七年除樞密副使陳誥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遁去章憲明肅皇后怒事下密院堯佐以為罪誥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誥遂獲免改參知政事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徙廬州又徙同州復知永興軍又徙鄭州官至戶部侍郎呂夷簡請老仁宗問之曰卿果退以何人代卿夷簡曰知臣莫如君惟陛下擇之仁宗再三問之夷簡曰陛下欲用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

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 仁宗深然之景祐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佐既拜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 朝廷勸懲自貴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 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職也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堯佐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明年諫官韓琦論政事錯繆以宰相非其人卒與王隨同罷拜淮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鄭四年而卒臨終自誌其墓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為大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贈司空侍中謚曰文惠堯佐工為二韻詩人多傳之又有潮陽編野廬編遣興策愚丘集性儉約不事浮侈未第時同父及伯季訪

華山陳搏搏謂之曰三子皆將相中子伯季所不逮也卒如其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殿試進士與劉幾道於試卷中為密號貶單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中復知制誥出知荊州遷集賢院學士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而井泉不可食堯咨乃疏龍首渠入城而民甚利之然其性豪侈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而又慘於用刑數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請從它路以避之 真宗以其所為不法不欲窮治也止罷學士徙鄧州復知制誥嘗為人所傾其兄堯叟乞示所犯使知 陛下保全之意因 詔切責之乃引謝久之復職擢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堯咨固辭因自陳以儒臣而易武守所惜者腰無金魚耳

仁宗特命佩魚以示優恩改武勝軍留後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澶州復知天雄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曰康靖堯咨善射知荆南時母馮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郡有何治效堯咨曰荆南當衝要郊勞宴餞迨無虛日然稍精於射衆無不服馮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邪杖而擊之著治本十六篇渚宮上下篇與兄堯叟堯佐同時貴顯 本朝最爲盛云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也生而穎悟年十三通經傳舉進士獻所爲文章召試翰林以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 真宗即位拜右正言 真宗命巡師于大名安仁上疏以爲當今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激勵戎臣舉勸懲之令振救邊民行優卹之惠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此三者急務也所謂大要者五則選將

略恃軍勢求軍謀修軍政愛民力

真宗加之遷知制誥景德

初爲翰林學士從幸澶淵契丹請和命學士各進報書

真宗

獨用安仁所撰亦以其能備記

太祖朝書問規式因獲與聞

通好之議虜使至首命安仁接伴其辭見儀制皆所裁定虜使

姚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識前言老氏云个

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安仁敏於

酬酢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以爲得體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爲泰山經度制置使判兗

州禮成拜工部侍郎五年罷知禮儀院兼宗正卿請依唐故事

置修玉牒官奏以劉筠楊億夏竦宋綬爲之又爲仙源積慶圖

皆統類精簡選尚書右丞改御史中丞請給 御寶印歷三院

御史彈糾事又請修國典六朝並從之卒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定安仁善議論好誘後進學士大夫以清德宗之有同學宋元輿者篤學而早平安仁力周其後善訓諸子各授以經居宗族以雍睦稱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操履正外晦內明寬恕謙退無事浮飾有所獻納必焚藁致身貴顯無改儉素尤練典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悉能記之子良規尚寬尚寬見循吏傳

良規字元甫以安仁奏為秘書省正字宰相張知白舉其才召試集賢校理稍遷太常博士兼宗正丞良規得祿賜多所分贍餘則盡之於酒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卧起隨之良規積官至工部侍郎卒年六十八君錫字無愧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司馬光編歷代

君臣事迹辟君錫同修會丁父憂服除累遷宗正丞同知太常禮院時近臣有請祀英宗於明堂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君錫與禮官建言以為非是請專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詔如君錫議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自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章惇復資政殿學士君錫奏駁論其姦惡命遂格移刑部侍郎改吏部除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於是諫官鄭雍姚勳謂君錫風節不立君錫遂請外除天章閣待制知鄭州紹聖初提舉明道宮時方例廢元祐舊人君錫坐落職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三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也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置燈密室晝夜忘倦嘗師事徐鉉為文喜嘲咏不為宋白所善白屢知貢舉屢出之卒以進士中第調江陵府司

理參軍 真宗嘗知金州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
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臣請言之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
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官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
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代還直史館修起居注遷右正言龍
圖閣待制大中祥符中改龍圖閣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召入
翰林爲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
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一覽謂敏
中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政事
進兵部侍郎卒于位年五十七贈右僕射謚曰文禧彭年在祥
符間附王欽若丁謂 朝廷典禮無不參與凡儀制沿革刑名
之學皆所詳練雖談笑間屬辭不廢當時制度雖前世所未有
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時政大小日有詔訪應答該辨一無

疑滯 真宗眷遇尤厚資性敏給博聞強記應舉時京師賜脯
與同學出游自東華門至闕前已成一賦其後雖處通顯奉
養無異貧約時所得奉唯市書籍幼而篤學老亦不倦左
右給使之人有彌年不知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也少舉進士爲池州推官遷大理
評事通判邵州改濮州翰林學士錢若水嘗薦其才遷著作佐
郎通判大名府遷江南轉運副使 真宗即位擢監察御史徙
兩浙轉運使民饑中正發官廩以振之代還知并州累遷兵部
員外郎直史館河北轉運使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代張詠在
郡五載遵詠條教人用便之又知并州權知開封府拜工部侍
郎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又改副使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仁宗爲皇太子以尚書左丞兼賓客 仁宗即位遷兵部尚書

中正與丁謂善謂敗中正力營救之謂既竄而中正亦降太子賓客知鄆州徙曹州復禮部尚書丁母憂哀毀而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康懿中正沉厚以孝稱於鄉里事親敬衣服簡質而飲食極於豐美弟中師

中師字祖聖舉進士積官至殿中丞張知白薦其才拜右正言丁謂敗坐兄累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稅復通判應天府累擢右諫議大夫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急於課利稅及薪芻蔬果之屬中師奏蠲之慶歷初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仁宗欲用之中師素見知於呂夷簡謂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並召為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徙陳州上書自言老臣家曹州願守鄉郡以營休老之計仁宗許之踰月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曰安惠

中師性樂易家素饒財雖處通顯自奉甚約仁宗數賜飛白書及歸休於里中建御書樓鄉人榮之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也母得吉夢而生起父異之謂其必大其門因名之曰起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召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真宗東封還自泰山羣臣多獻文章以頌德起獨上書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兢業願陛下毋以告成為恃真宗嘉之起素患貢舉之弊因建議糊名以革之至今為著令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所斷明審廷无留事以真宗判南所事之所為繼照堂自是無敢居者

仁宗初降誕起方奏事真宗謂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真宗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出金錢賜起出知河中府又知永興移天雄軍以右諫議大夫知并州遂拜給事中同知

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爲禮部侍郎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
悟丁謂用事遂去寇準而以起爲黨罷爲戶部侍郎知青州又
降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稍遷秘書監知杭州又知揚
州謂得罪復禮部侍郎留守南京以疾請知潁州自潁徙陳
自陳徙汝卒年五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安惠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四

